皕宋樓藏書志

皕宋樓藏書志卷三十九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儒家類一

纂圖互註荀子二十卷元刊本

唐大理評事楊倞註

楊倞序元和十三年

孔叢子三卷明刊本

漢孔鮒撰

李瀚序

新書十卷 明正德刊本

漢長沙太傅賈誼撰

長沙故楚地前代人物不乏有而顯然各載史氏者獨屈原以忠憤賈誼以遷徙見之文詞磊落相望今離騷經注已板行而誼書獨無傳焉誠墜典也提學副使給事程公先生暫攝潭事乃取櫝中所藏誼新書十篇俾刻之學宮价既承命竊攷誼所著過秦論所陳治安策雖繁簡與是書不同要皆椎輪於斯也蓋誼自長沙召對宣室文帝嘉之已乃數上疏奏論政事危言

讜議卓識切至若察建諸侯益廣梁地餐大臣有節崇廉恥之風後皆遵至有效一一如誼所言則誼之謀謨論建誠有大過人者劉向謂爲通達國體伊管未能過其亦實矣然討其源流率多新書所草定是新書之作乃傳長沙時所爲也然則長沙以是書行其不宜乎蓋非特足以脩墜典之闕抑亦有補于世可見先生之用意云顧遐方無他善本可參校字多訛舛姑存之以俟是正谓熙辛丑日南至門生從事郎充

潭州州學教授南昌胡价謹題

黄寶序正德九年

楊節跋正德乙亥

案黄寶序稱陸公得舊版補刊或者疑舊版即陳給事滄熙中所刊但書中宋諱皆不缺筆必非宋版可知觀其字體當是元末明初本耳吉府重刊本行欵悉同惟冊首蓋吉府圖書朱文方印後楊節跋查陸氏修于正德九年吉府本據楊跋重刊于正德十年相距甚近疑陸宗相所修之版後歸吉府改頭換面掩爲重刻耳明人往往有此不足怪也陸本皆明朗吉府本則

卷六多模糊處第三葉十一十二十三行陸本有空白處吉本則否挖補痕跡顯然尤爲陸本即吉本之明證

新雕賈誼新書十卷　吳元恭校宋本

梁太傅賈誼撰

案目後有建甯府陳八郎書鋪印一行

壬辰十一月吳元恭校于太素館

新序十卷　明覆宋本

漢劉向撰

曾鞏序

劉向說苑二十卷元刊本

漢劉向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讐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後人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

曾鞏序

纂圖互註楊子法言十卷 元刊本

漢楊雄撰 晉李軌唐柳宗元註聖宋宋咸吳祕

司馬光重添註

進表曰臣咸言臣聞魯堂諸子皆宗聖以宣猷

漢室羣儒多註書而顯氏矧適會昌之日敢忘

釋詁之勤 屢典學之明庶補傳疑之闕臣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前聖既沒微言即淪

並行者非先生之流橫議者皆處士之輩儒綱

盡弛民極都棼惟鄒國孟軻蘭陵荀況下及劉

世復生楊雄咸能著書更相樹道闢王基於絕

代振天爵於彝倫若趙岐之釋孟篇如楊倞之箋荀旨大決宧奥靡留洞疑惟彼法言準夫論語文高而絕義祕而淵雖李郁亭解之於前柳宗元裁之於後然多疏略猶或誤遺凡坦然易别之條則五行俱下而詮釋泊卓爾難明之意則片辭不措而鈌亡遂使十三篇之旨趣未融數百年之觿說猶昧唐陸德明云註既釋經經由註顯若讀註不曉則經義難明誠此之謂也臣奚自效官未習廢學因念子雲之業蓋紹仲尼之綱比緣從政之餘輒恣討論之究增加剖

理庶所詳明然聖人之門誠難言而是戒况愚
夫之慮或有得而可收恭惟景祐體天法道欽
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道冠先天業恢長
世若唐虞之稽古監商周而右文雖祕藏之多
俾加於采正在小說之異罔勿於棄遺臣是敢
前胄邦刑仰于天聽終篇稱善儻垂衡　之觀
以文化成顯廣鴻都之教臣所垂廣註楊子法
言一十卷謹繕寫成三策隨表昧死詣東上閤
門投進以聞臣驥犯宸嚴無任踧踖屏營激切
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景祐四年十

月十六日給事郎守祕書著作佐郎宋咸表

韓文公稱荀子以為在軻雄之間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古今之人其所宗仰如光之愚固不敢議其等差然揚子之生最後監於二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于白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為多後之立言者莫能加也雖未能無小疵然其所潛最深矣恐文公所云亦未可以為定論也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

楊子之文簡而奧惟其簡而奧也故難知學者多以爲諸子而忽之晉祠部郎中李軌始爲之註唐柳州刺史柳宗元頗補其鈌景祐四年詔國子監校揚子法言嘉祐二年七月始校畢上之又詔直祕閣呂夏卿校定治平元年上又詔內外制看詳二年上之然後命國子監鏤版印行故著作佐郎宋咸司封員外郎吳祕皆嘗註法言光少好此書研精竭慮歷年已多今老矣討習議所及無以復進竊不自揆輒采諸家所長附以己意名曰集註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

辨其音　後可以求其義故相宋公庠家有李軌註本及音義最爲精詳音義多引天復本未知天復何謂也諸公校法言者皆據以爲正宋著作吳司封　據李本而其文多異同音義皆非之以爲俗本　獨以國子監所行者爲李本宋著作吳司封本各以其姓別之或參以漢書從其通者以爲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然此特愚心所安未必皆是冀來者擇焉元豐四年十一月己丑涑水司馬光序

大儀之體渾淪無鄉者也非夫周服諸家之論

則度舍之紀茲或刪焉欲明緯象不可得也羣經之文支離寡要者也非夫孔傳衆氏之解則章趣之會無乃隱焉欲辨綱常不可得也故先儒於聖人之書所以亹亹而爲已任者蓋此爾惟西京博士毛萇傳詩頗號太略鄭康成大懼夫泯之弗行思覺於後故増之箋言而三百廓如也自鳳德云衰諸子繼作亞聖之譔獨揚孟而已七篇有趙臺鄉爲之題頗詳眞經有范叔明爲之解甚悉惟法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答之也凡有十三篇東晉李軌

雖爲之訓然愈略於毛公之爲唐柳宗元嘗定雖釋二三而不能盡補其亡諜故中有義易決者反疏之理尚祕者則虛焉缺文者弗能正謬字者乃無辯至於言不詁而事不屬議失旨而舉失類已付其手是使楊氏之意尚有所晦學子不能無冘豫也故康成之志咸敢竊而取焉凡裨其缺糾其失五百餘條且署咸曰以別舊貫觀夫詩書小序並冠諸篇之前葢所以見作者之意也法言每篇之序皆子雲親旨反列於卷末甚非聖賢之法今升之於章首取合經義

第次之由隨篇具析其有難字音切來理盡講于後仍條其舊以爲十卷雖不能廣翼賢業庶亢巾笥爲詒謀之具云景祐三年二月日著作佐郎知尤溪縣事宋咸序

本宅今將監本四子纂圖互註附入重言重意精加校正並無訛謬謄作大字刊行務令學者得以參考互相發明誠爲益之大也建安缺

潛夫論十卷　明正德刊本

漢王符撰

徐幹中論二卷　明刊本

漢徐幹撰

自序

曾鞏序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清明日假朱丞本校于博古堂石邦哲識

中論二卷漢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北海徐幹偉長譔有序而無名氏幹鄴下七子之一人也建安之間疾辭人美麗之文不能敷散道教故著中論辭義典雅當世嘉之按唐志六卷今本二卷二十篇朱文理正山陰石邦哲

手校題識邦哲字熙明再從藏書至治二年得之錢塘仇遠氏明年夏五月己酉平原陸友友仁父記

都穆序 弘治壬戌

徐幹中論二卷 舊抄本

漢徐幹撰

自序

曾鞏序

申鑒一卷 明萬歷刊本 何義門舊藏並校

漢荀悅著

荀悅書五卷觀其言蓋有志於經世者其自著漢紀嘗載其略而范曄東漢書亦摘其篇首數百言見之悅傳今漢紀會稽郡已版行而此書則世罕見全本余家有之因刻寘江西漕臺但簡編脫繆字畫差舛者不一不敢以意增損疑則闕之以俟知者淳熙九年冬十月己亥錫山尤袤

李濂序　正德十三年

何氏手跋曰仲豫之文擬法言而爲也其謂匹夫匹婦處畎畝之間必禮樂存焉雖聖門亦必

取諸此贍識

文中子中說十卷元刊本

隋王通撰宋阮逸註　前有文中子纂事

阮逸序

中說十卷明正德刊本　錢氏舊藏

隋王通撰宋阮逸註

王福畤序正觀二十二年

阮逸序

帝範一卷舊抄本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御製序

素履子三卷　明嘉靖刊本

唐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張弧撰

帝學八卷　舊抄本

宋左朝散郎試給事中兼侍講充實錄修撰兼國史院修撰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　臣　范祖禹

上進

帝學一篇元祐中太史范公勸講金華掇取帝王務學求師之要自宓羲迄于我宋釐爲八卷上之玉音嘉納緝熙光明於斯爲盛其五世孫

擇能字高安刋置縣齋未幾散逸戶曹玉牒汝
拼々一日訪得完本因俾鋟木以補道院之闕庶
永其傳嘉定辛巳季夏望日青社齊禦書

建炎四年七月日朝散大夫試禮部尚書 臣謝
克家等劄子奏臣等伏見故翰林學士范祖禹
當元祐中終始實在經筵所著唐鑑既已進御
外有仁皇訓典及帝學二書有益治道可備睿
覽今祖禹之子前宗正少卿冲寓居衢州伏望
聖慈下本州給以筆札令冲勸讀投 下敕

宋徐債撰

右節孝先生語一卷得之番陽洪公衆徽手抄舊以東坡先生志林語冠于首因以呂氏童蒙訓語附其後栞之臨汝郡庠嘉禾已栞先生文集茲錄雖燕閒咳唾餘一語一言足爲後學警策如云治身以誠爲本先生所得於安定胡公者葢終其身而無愧至極論諸葛武侯之平生與汲直之素立又先生所忻慕而自處者用否雖異君子謂其志則同其因讀貨殖傳而悟爲文之法若有異者攷其說以簡易渾成爲主學

者毋以累來之乾道己丑季冬望日教授永嘉

許及之書

河南程氏遺書二十五卷附錄一卷 明成化刊本

宋朱子編

朱子跋 乾道四年

重刊二程全書六十五卷 明弘治刊本 璜川吳氏舊藏

宋朱子編

缺名氏序 弘治戊午

陳宣跋 弘治戊午

漁樵問對一卷 宋刊本

宋張戩撰

郡齋讀書志漁樵問對一卷張載撰設為問答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奧云邵氏言其祖之書當考

晁氏儒言一卷 明嘉靖甲寅刊本

宋晁說之以道撰

慶元己未校官黃次嘉刊

童蒙訓三卷 仿宋刊本

宋呂氏本中居仁撰

昉見時侍鄉長老嘗從旁竊聞所謂呂氏童蒙

訓者其間格言至論粗可記者一二稍長務鑽厲舉子業而親舊几案上亦不復有此書矣世道之升降於此可占也客授金華太守王公先生語次及之且曰昔先公嘗以訓子姓某初在得日誦習焉將求善本刻之學宮或太史祠中使流布于世昉因從臾成之曰書出於呂氏刻於祠堂宜也會公有民曹之命適出錢五萬以從初約呂兄巽伯喬年家所藏本最爲精楷前此長沙郡龍溪學皆嘗鋟本而譌舛特甚王公所藏昔者未知何所從得也初舍人呂公以正

獻長孫述事元祐遺老與諸名勝游講源所漸者遠渡江轉徙流落之餘中原文獻與之俱南因即疇昔所聞見者輯爲是編倉部既手寫而藏之巽伯又是正而刊之庶幾可以傳矣書之所載自立身行己讀書取友撫世酬物仕州縣立朝廷綱條本末皆有稽據大要欲學者反躬抑志循序務本切近篤實不累於虛驕不騖於高遠由成己以至成物豈特施之童蒙而已哉雖推之天下國家可也巽伯屬記始末因輒附所聞於其後是亦工公之志焉爾公名壽儁字

眞長文定公之嫡長子云嘉定乙亥中秋日四

明樓昉謹書

紹定己丑郡守眉山李𡌴得此本於詳刑使者

東萊呂公祖烈因鋟木于玉山堂以惠後學

上蔡先生語錄三卷明刊本

宋曾恬胡安國錄謝良佐語

嘗義讀上蔡先生語錄病其訛舛嘗徧求抄本

校之雖粗正一二而不能盡得其舊者謹存之

以俟乎其人中論堯夫易數甚精一節唯有近

事嘗面可驗云云而以上廿四字諸本皆無知

爲抄錄之爾因取以續之而右復有衍繁紛當錄百言而闕者則漫無所攷焉語之見於他書者雖多固不敢妄以補矣然先生之所蕭得之師傳之眞而發于體驗之餘肯後學法程而非世之徒爲文辭者比其或稍有過高而後之論辨之者又皆以推立言之初意而譏夫毫釐之差之戒寔先生之忠臣也輒敢增入使讀者不惟易於知言而必求先生造詣之地不惟以先生爲的而要其歸於聖賢之域焉則亦未必非先生之意而僭妄之罪固未敢自貸云崇陽王嘯

謹識

汪正序 正德癸丑

許引鳳序 正德甲戌

龜山先生語錄四卷後錄二卷 元刊本

宋延平陳淵幾叟羅從彥仲素建安胡大原伯逢所錄楊時語也

上缺 乃得道學之君子科目可少乎哉先生嘗受學於明道先生及辭歸明道送出門語諸生曰吾道南矣其爲明道所重如此先生平日著書甚多嘗以年譜求之見其自少至

老無一念不在於斯文如請追奪荊公王爵罷配享夫子闢新經字說之非且欲毀勞三經板抑邪說衛正道厥功不在孟氏下晚年一出人猶不免有責備之議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嗚呼此公言也老蔡以權奸誤國末年乃因張柔直收召先生要是天欲開洛學於東南故借柔直之口以發其機老蔡非眞知先生者也使京聽柔直之言者天也余子庭玉來長龜山余昨日偶來按年譜求先生所著禮記列子解不可得家傳僅有語錄余

深以不得盡見先生所著之文爲恨又以先生語錄一書巋然如魯靈光獨存爲喜益嘗肅容莊誦如飢得食如渴得飲太息而言曰寶屈產之乘不若寶此書寶垂棘之璧不若寶此書此書在寫壤間如菽麻穀粟之有餘味與其私藏於家不若公傳諸世次山教諭趙公嘉惠後學心口相謀慨然以爲己任捐貲繡梓式廣其傳博雅君子用心如是其超出流俗萬萬矣時至大第三春正月圓日古番前進士樂軒王龍蛇

序

直齋書錄解題曰龜山語錄五卷延平陳淵幾叟羅從彥仲素建安胡太原伯逢所錄楊時中立語及其子迥纂錄共四卷末卷爲附錄墓誌遺事順昌廖德明子晦所集也

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 宋刊元修本

宋導江黎靖德類編

黃幹池州刊本序 嘉定乙亥

李性傳饒州刊續錄序 嘉熙戊戌

蔡抗饒州刊後錄序 淳祐己酉

吳堅建安刊別錄序 咸淳初元

黃士毅後序

黃士毅跋

魏了翁眉州刊本序 嘉定十三年

蔡抗徽州刊本序 淳祐壬子

王泌後錄序 淳祐壬子

朱子遺語之行於世也盛矣蓋本其舊者有三而從以類者二靖德嘗受讀而病其難也昔朱子嘗次程子之書矣著記錄者主名而㪺第其所聞歲月且以精擇審取戒后之學者李公道傳之刊池錄也葢用此法黃公榦既序之矣后

乃不滿意葢亦思夫讀者之不得其方也二公之心其亦韓子所謂堯舜之利民也大而禹之慮民也深者乎是以黃公不自出其所錄其後李公性傳刋續錄于饒以備池錄之所未蔡公抗刋後錄又益富矣然饒錄最後三家李公嘗附致其疑而其四十二卷元題文說者以靖德考之疑包公揚所錄葢公之子尙書恢嘗刻公所輯文說一編視此卷雖畧而饒後錄所刋包公錄中往往有此卷中語是知謂爲公所錄亡疑獨所載胡子知言一章謂書爲溺心志之大

羿者爲最疑忌後學使不知者謂爲先生語是當削去亡疑而李公不能察也語錄之難讀如此黃公之慮豈爲過哉語之從類黃子洪士毅始爲之史廉叔公說刻之蜀近歲徽州又刻之王公泌爲續類徽州又刻之昔張宣公類洙泗言仁祖程子意也而朱子以滋學者入耳出口之弊疑之魏公了翁援是爲學者慮當矣蔡公乃曰論語諸篇記亦以類則議者亦莫能破也然三錄二類凡五書者並行而錯出不相統壹蓋蜀類增多池錄三十餘家饒錄增多蜀類八

九家而蜀類續類又有池饒王錄所無者王公謂蜀類作於池饒各為錄之後者葢失之而今池錄中語尚多蜀類所未收則不可曉已豈池錄嘗再增定邪抑子洪猶有遺邪子洪所定門目頗精詳為力壓矣廉叔刻之不復讐校故文字甚差脫或至不可讀徽本附以饒錄續類又增前類所未入亦為有功惜其雜亂重複讀者尤以為病而饒後錄新增數家王公或未之見未及收也靖德忘其晚陋輒合五書而參校之因子洪門目以續類附焉饒後錄入焉遺者收

之誤者正之考其同異而削其複者一千一百五十餘條越數歲編成可繕寫顧文字浩博猶不敢謂亡舛誤覽者幸哀其物而正之其或一二字可疑則元錄之訛無別本可訂定固不得輒改也諸公序語列之篇端合而考之黄公謂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衆鬬而悉歸一已所以志學者之幸李公謂語錄與諸書異者當以歲月先後求之亦確論也獨論記者易差而謂李端伯猶爾則不然蓋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者乃伊川之說端伯不誤也讀書之難豈獨語錄

朱子嘗言論語後十篇不及前十言六藏不似聖人法語是孔門所記猶可疑也而况後之書乎讀者誠能服膺乎精擇審取之訓以爲讀語類之法而又以滋入耳出口之弊云者爲讀語類之戒則庶乎可與共學矣嘉定癸亥秋八月戊申朔後學導江黎靖德書

李公性傳敘饒錄謂先生有别錄多諱炎與大事未敢傳而亡於火猶幸存一二頃嘗問諸其家則所云存者亦不存矣甚可惜也因識蔡公所刻包公錄凡四卷其一卷旣與元題文說者

相出入而他三卷所言大抵多炎興間事疑郎李公昔藏而今亡者但畧無互見於諸家之所錄則與其子樞密所跋文說謂公所錄多且詳與世所傳大槩無異故藏而不出云者不相似樞密又謂公所錄已亡於建安之火不復存而湯氏乃有藏本是皆不能使人亡疑焉者請德來盱江樞密甫下世恨不及質之也近歲吳公堅在建安又刊別錄二冊蓋收池饒三錄所遺而亦多已見他錄者併參校而附益之粗爲定編靖德適行郡事因輒刻之郡齋與學者共之

咸湻庚午正月辛亥靖德再書

案此宋咸湻刊本也間有元修之葉每葉二十八行每行二十四字版心有字數每卷下有計若干板等字黎靖德永嘉人湻祐間爲沙縣主簿攝縣事淸謹善理繁劇博學能文辭嘗修淸源縣志

皕宋樓藏書志卷四十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儒家類二

麗澤論說集錄十卷　宋刊本

宋呂祖謙門人記錄其師之說呂喬年編

伯父太史說經唯讀詩記爲成書後再刊定迄於公劉之首章尙書自秦誓上至洛誥口授爲講義其他則皆講說所及而門人記錄之者也伯父無恙時固嘗以其多舛戒勿傳習而終不

能止伯父没流散益廣無所是正然其大義奥指蓋猶賴是以存而此編則先君子嘗所哀輯不可以不傳也故今仍據舊錄頗附益次比之不敢輒有刪改若夫聽者之淺深記者之工拙則覽者當自得之爾季謹記

案此南宋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每卷有譙國戴氏藏書記朱文長印經農白文方印當湖小重山館胡氏遂江珍藏朱文長印戴氏無攷胡氏名惠墉平湖人道光中藏書家也

重刊無垢先生橫浦心傳錄三卷橫浦日新一卷明刊

太

宋張九成撰　甥于恕編

無垢張先生乃予之母兄諱九成字子韶頃爲春官宗伯以議忤時相一斥嶺下十四年寓橫浦僧舍平生無它好唯嗜書不厭雖堦庭間草花敷榮春鶯啼晝蕩流耳目曾不一動盼側首晚年目昏立短簷下展卷就明向暮不已石間雙趺隱然南安守張丞公見而嘆息標記于柱今猶在也予與憲弟自幼承訓顧以習業别於羣

兒每一感念情不自制遂抱負琴劍徒三千餘里抵嶺下予既自喜得至舅亦喜予之來即少得侍座席講論經史難疑答問無頃息少置從容之暇則談及世故凡近人情合事理可爲學者徑庭者莫不備錄雖所說或與舊說相異皆一時意到之語不復自疑故名之曰心傳予後以思親歸季弟憲亦不憚勞還奮然獨往其承教猶予前日也遂各以所得合爲一集初不敢以示人止欲訓家庭子姪耳予學生鄭睢祖得數語纂爲所錄而士夫已翕然傳誦信知舅氏

一話一言爲世所重如此予老矣守其朴學固而不化往往不與時習投凡六舉於禮部而無成遂匿影林下時時提省此心不致爲窮達得喪所累以失其源流則亦無愧於吾舅平日之敎矣故人刁仲穀來丞邑黃岩一日訪予於山間且道及昔時無垢講下從游之樂意甚欵適予亦於田夫野老間聽其歌謠知吾仲穀能推所學以佐百里之化皆醇和而雋寔簡約而寬厚使人愛而不敢慢使而不忍詐風猷藹然可嘉不謂其無所自者既逢箇中人不復祕其藏

因出以示之即斂衽肅容敬誦不能已乃卓然有言曰無垢先生所學皆醫天下士大夫良方豈可收為無用之藏願公俾我我當板行於世與天下學士大夫共之使胸腹間苟有所病自可隨病用方一投即去所濟豈不博哉予欣然抵掌曰此予志也因以授之遂書其畧淳熙元年七月一日錫于恕序

侍郎張公先生德行冠朝列議論妙天下凡學術之見於訓詁講解者無非發明六經之蘊而心傳先聖之道眞學者之軌範當世之標準此

已廣行於世人人皆得而有之至若師弟子疑難問答微言奧義率皆剖決無餘以啟迪聾瞽之言世益未有聞見之者予幼年侍官海昌寅緣得厠師席之末提耳之誨語汝之言所以作成愚不肖而使不為小人之歸者寔有自來惟予稱兄穎脫不羣議論耿耿獨出衆人之上先生每當暇日招入寢室語必移時許以傳道而未究其說自兄云亡每以其學不傳為恨予負丞黃山而同舍于忠甫昆季隱居方岩寔先生之甥頃嘗攜登負笈不遠千里皆至嶺下其朝

夕之所親炙者所得尤更的切籍記五六萬言編以成書予職事出郊因訪其廬忠甫以所集示予且序而目之曰心傳錄如精金美玉粲然溢目予喜見之肅容敬讀如親侍訓誨拳拳服膺不忍釋手所以開明昏瞶蕩滌茅塞者多矣方知昔日先生告亡兄之言於是而盡得則理與心會端若無間然者在予今日安敢泯其傳耶雖然昔楊子雲作太玄世無知之者弟子侯芭收而藏之且曰後世有楊子雲必好之卒如其言流傳不泯今先生一話一言可以垂示永

久者顧不待予而獲傳而忠甫兄弟家有記集不以自寶樂與賢者共之予殊嘉其意焉因出俸資且率同志相與協力命工鏤板置之縣庠庶幾四方士子均受先生之賜而予與忠甫亦無愧於先生也學生黃岩丞刁駿敬書集後

至書一卷舊抄本

宋蔡沈撰

至書者言乎理之極至者也天下之理中而止矣堯舜禹之相授孔子孟子之相傳上下數千百年而其言若出於一者天之降衷民之受中

理無二本故言無二致也然而理有體有用靜而無所偏倚者體也動而無過不及者用也體則虛明而無一善之不備用則該貫而無一事之不周聖聖相承其所以互相發明者雖或有議論詳畧之不同稱述名義之不一若夫根源之發旨趣之歸所以講明乎此理者則固同一本也三代之前上之所以爲敎下之所以爲學則從事乎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若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不過使其由夫日用之常而已夫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精微之

論不過數語當是時也風俗醇人心正本原不差故士亦積學而造於自得自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學者專記誦之工溺詞章之技辭而寡要勞而少功於是異端邪說得以乘間投隙言道德論心性舍實取虛棄有語無以其似是而易以惑人也是以天下靡然趨之其信之者固入於老佛矣其疑之者亦入於老佛也其與之者固入於老佛矣其攻之者亦入於老佛也泯泯棼棼以至于今天理民彝幾何而不至於淪喪也哉嗟夫人惟無得乎此也是以有慕於彼

竊念古先聖賢之書所以持挈綱領闡究精微者非不明著惟其散諸簡策讀者不能會而一之是以窒礙而難通辛苦而無得私竊懼焉因遠取堯舜禹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書近述周子程子張子朱子之論天下之言理者無以加矣因是求之則知夫精粹純一溥博淵深萬善所宗萬事所出而老佛之所謂虛寂者不待辨而明矣父子而親君臣而義夫婦而別長幼而序朋友而信藹然其和怡然其順而聖人之所謂典常者固可勉而至矣昔者嘗聞之父師

曰世道既降邪說交作人心不明苟不先示本原鮮不誘於異端而陷溺之者此書之輯皆極至之理其庶乎所謂本原者歟聖言深遠未易測識擇之未精錄之未備同志其損益之若夫力行之序則自下學始日用常行之間即道體精微之所在學者不可不勉焉嘉定戊辰正月望日建安蔡沈序

秦府重刊序 嘉靖丁巳

孔子集語二卷 抄本

宋永嘉薛據纂

聖人之道至大矣其猶天乎三光二氣經其常雷霆風雨霜露緯其變斯人由之而不自知知之而莫能盡子曰予欲無言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然則當時鑽仰之淵騫蓋亦僅得之耳目所接耳及夫逍遙曳杖之歌作而金聲玉振之響不嗣則其一話一言之記載尚左尚右之彷彿轉相授受奚止百家漢承嬴秦滅學之後逮景武之世其去孔子未遠也去曾子未遠也去子思孟子又未遠也董仲舒對策獨推明孔氏令學者知所統一方是時有韓嬰者與董生

齊名學詩著詩內外傳數萬言多引孔子言行以爲之證仲舒所引悉與論語合嬰所載頗與荀子同又有曾子大戴禮孔叢子所取可謂備而傳之矣及長讀左氏公羊穀梁荀卿列禦寇韓嬰劉向等書其所記者益衆惑滋甚焉設以爲孔子沒諸弟子追思料簡止以學而以下二十篇爲確耶則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當時蓋擇之精矣豈傳僞者哉遂取諸書所載裒而聚之日累月積寖成篇帙而見於曾子大戴記孔叢子家語四全書與夫載於左氏莊周

列禦寇荀卿者皆不與而錯見於漢儒諸書者錄之其草創也訂之丞相克齋游先生先生曰嘻夥哉子勉成之時禮部侍郎蘧徑東明二曹先生十餘年間列官秘府遂得借書以閱辛卯火秘書之藏逸矣古書有不得盡見者屬南宮下第乃詮次此書為二十篇題曰集語以畢其志世有得而讀之者其猶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金櫝云湻祐丙午孟夏庚申朔永嘉薛據叔容父序

中書省看詳所進孔子集語狀大中大夫尚書

刑部侍郎兼給事中兼太子諭德徐經孫朝議
大夫中書舍人兼國子司業常挺通議大夫尙
書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
劉克莊等准尙書省送下朝奉大夫祕書監兼
太子侍讀謝子强等狀申乞爲收藏廸功郎浙
東提舉司稽山書院山長薛據所進孔子集語
令本省看詳克莊切見近世伊洛門人各記其
師弟子問答之語謂之語錄或者又纂輯諸家
所記彙次爲朱氏張氏語畧不厭其詳且盡也
論語一書乃孔門高弟記其師弟子問答之語

然孔氏之言滿天下薛據采摭夫子之語不載於家語與夫莊周列禦寇荀卿所未錄或散於諸子百家之書者集爲二十篇名曰集語其尊師嗜學之志賢於學伊洛者遠矣此書有益學者委可嘉尚如蒙激賞念其行誼之美著書之勤非泛泛比察克莊等惓惓公舉之意見之擢用可爲尊經立行者之勸仍將所進孔子集語付秘書省收藏克莊等不勝幸甚伏候指揮景定元年五月十三日尙書省劄薛據行誼之美著書之勤特與陞擢差遣其所進孔子集語付

祕書省

潛室陳先生木鐘集十一卷　明宏治刊本

宋陳埴撰

志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朋友講習不可以無問也問則不可以無復今之不善問者徒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取其節目之堅乃欲一斧而薪之不少徐徐以待其自解則匠石從旁而竊笑之矣至其待人之問者或小叩之而大鳴或大叩之而小鳴不待其再至而亟盡其餘聲或餘之未盡而恣其人之更端焉然

則是鐘也其必州鳩氏之所棄者乎余非待問者顧諸友方持班氏之斧以運成風之巧乃欲以空中之物隨酢焉其不哆然肆黯然啞者幾希矣或曰空故能聲虛故能應壞木之竅穴而萬籟出焉物固有然者矣余有感於斯言也取二物因命之曰木鐘焉子幸有以問余余方以問子永嘉潛室陳埴題
類編標註文公朱先生經濟文衡前集二十五卷後集二十五卷續集二十五卷明刊本

朱吾弼序萬歷丙午

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宋刊本

宋眞德秀撰

臣始讀大學一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亦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淸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

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
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
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
君獨唐韓愈李翺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
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
此書者惟愈及翺而亦不知其爲聖學之淵源
治道之根抵也況其他乎 臣 當妄謂大學一書
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
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
甯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顧治之

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為治之序為
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 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
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于是編而
先之以堯典臯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
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
子荀况董仲舒楊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
議論不能外乎此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
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
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
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

平此者也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

臣故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

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葢明

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

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

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

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

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

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然可觀昔者

入侍邇英甞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

乃得紬閱經傳彙而輯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祕之經衍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臣德秀謹序

進大學衍義表曰臣德秀言伏惟九月十五日尙書省劄子爲臣具奏乞投進所撰大學衍義奉聖旨令疾速投進者伏以汗竹雖厪何補聖經之奥食芹欲獻誤蒙天語之溫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臣德秀惶懼惶懼頓首

頓首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爲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以齊家治國見修己爲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朱以來大明厥旨迨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而知趣謂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迺南面臨民之要道竊叨侍從論思之列遡當發謏蒙蔽之時愈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日月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兜雜進于莽朝豈魑魅能逃于禹鼎不量菲薄欲

效編摩邃羅三至之議徒結九重之戀既拔罽
而致散因極意以研精畎畝不忘君每惓惓於
報上潘牆皆置筆幾砣砣以窮年首列聖賢性
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
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
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嶽之崇深
期效涓埃之裨補玆蓋恭遇皇帝陛下乾旋坤
運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基命適臻於成后
念終始典于學遜志克邁于商宗方將切磋琢
磨而篤於自修定靜安慮而進于能得事欲明

於本末理期貫於粗精通粹成編目釐清燕止
其所止願益加止至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
民之化 臣 干冐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臣 所
撰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幷目錄共成二十三
帙用黃羅夾複封全護隨表上進以聞 臣 德秀
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尚書省劄子中奉大夫新除權戶部尚書眞德
秀劄子奏 臣 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
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爲治六
經孔孟之爲教不出乎此而大學一書川體而

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頼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以此爲據依然後體用之全可以默識矣恭惟陛下有高宗之遜志時敏有成王之緝熙光明卽位以來無一日不親近儒生無一日不講劘道義自昔好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 臣昨值龍飛之初獲陪講讀之末嘗欲因大學之條目附之以經史纂集爲書以備清燕之覽匆匆去國志弗

之遂而 臣區區愛君憂國之念雖在畎畝未嘗少忘居閒無事則取前所欲爲而未遂者朝夕編摩名之曰大學衍義首之以帝王爲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治莫不自心身始也次之以帝王爲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學亦莫不自心身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

之要也此所謂月也而月之中又有細目焉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訓典次之以古今之事迹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錄之 臣愚一得之見亦 附焉雖其銓次無法論語無取然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爲之事粗見於此陛下親政之始而 臣書適成爲卷四十有三爲帙二十有二輒因召對冒眛以聞伏望聖慈察 臣一念蒙君之篇矜 臣十年用功之勤特降睿旨許臣投進而陛下於機政之暇講讀之餘賜以覽觀其於體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取進止玖月

拾肆日三省同奉聖旨疾速投進

右劄送新除權戶部員尚書端平元年

中書門下省時政記房申狀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讀眞德秀照對德秀九月十三日蒙恩內引奏事乞將所撰大學衍義一書投進面奉玉音賜允繼準省劄備奉聖旨疾速投進遂於十月初二日具表於通進司進入次日後殿聚講恭被聖諭獎所進大學衍義一書有補治道朕朝夕觀覽德秀下殿拜謝而退又于今月十四日輪當進讀大學章句既畢忽蒙聖

訓卿所進衍義之書便合就今日進讀德秀私
謂前所進本已納禁中必須令講筵所別寫然
後可以進讀遂以未辦爲對聖訓云已在此矣
即見內侍捧元進第一第二帙在前德秀奏云
臣所纂集之書出於愚陋之見豈足以上裨聖
學兼臣初志正欲備燕閒之暇今乃誤蒙睿思
令其進讀臣不勝感懼之至再拜祇謝訖因將
衍義序文進讀畢奏云臣之此序成於紹定二
年所謂俟時而獻者蓋待陛下親政而後獻也
君權臣尙在陛下未親大政臣雖欲進獻何由

徹乙夜之覽乃今何幸獲備進讀蒙天顏欣然嘉納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中書門下省時政記房中書門下後省編脩院學士諸時政記房伏乞照會謹狀

案此南宋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明以後刊本例去乙集上各字若非宋本僅存不知即在讀書記之內矣

西山先生經進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本　明宏治刊細字

宋眞德秀撰

眞德秀序

進大學衍義表

尙書省劄子

中書門下省時政記房申狀

御寶序 弘治十五年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甲集三十七卷乙集十六卷丁集入卷 宋刊本

宋眞德秀撰

西山先生讀書記惟甲乙丁爲成書甲丁二記近年三山學官已刊 乙記上則大學衍義是其下卷未及繕寫而未 于家學者

罕見之漢來建安請於先生之嗣子仁夫右司傳鈔以來手自校定釐爲二十二卷將欲刊之倉臺適補之郡文學吳　應丑以書來曰願得木　併刻　以備一家之言乃　投之而助其費之半漢嘗從先生遊實　聞述作之大指毋竊妄論　記中惟乙記最爲世開奇偉未嘗有之書先生既以衍義上之帝所讀之經帷獨輔治之法既不及見諸行事而塵編蠹簡久蟄屋壁乃今出而流布使夫有志於尊主庇民者讀是書蚤正而素講一旦當大任據千載而施

四事眞儒之效庶幾復見於天下是則先生

之學與天地相終始豈　其平日至大至公

之心也哉綱目訖于五季而藁本僅至李文饒

今不敢輒補又元藁間有附注别說者乃漢

一時所見先生未及有所去取今皆削之觀於

初藁者其無所疑云開慶改元十月初吉門人

番陽湯漢謹書

監雕迪功郎福州福淸縣縣學主張桂提督奉

議郎通判福州軍州事兼西外宗正丞黃巖孫

提督奉議郎特添差福建安撫司參議官仍釐

務除

案此宋開慶元年福州官刊本每葉十八行每行十六字雙行每行二十四字字體方勁有歐柳筆意

真文忠公政經一卷心經一卷 宋刊宋印本 孫壽巽舊藏

宋真德秀撰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心經一書行於世至徹禁中端平乙未夏五　公薨後兩月　從臣洪公舜俞咨夔在經筵上出公心經曰真某此書朕乙夜覽而嘉之卿宜爲之序洪公退嘗與邁言

至相顧賢涕既而洪公亦告瘁不知是書嘗序與否也今所謂政經者乃先生再守溫陵日所著邁時分教睢邸鄉友趙時棣宗華爲法曹朝夕相與親炙琴瑟書冊之側遂得此經寔在四方門人之先而四方門人亦未必盡見之宗華令大廣鋟梓縣齋以一帙見畀且俾序于帙端邁竊謂天下之書多矣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者亦多先生所著之書鑿鑿乎桑麻穀粟之不可闕者也惟心經所以爲開天理迪民彝之大本惟政經所以爲續天命救民窮之實用

心經可以接伊洛之正傳衍朱張之遺學政經則自體以達用舉而措之事業小則為程純公晉城縣譜次則為富文忠公青州郡譜大則為韓忠獻公司馬文正公嘉祐元祐之相譜烏乎
國　民亦勞止有民社者當於心政二經佩服而力行之則民瘼庶其有瘳乎國脉庶其有永乎淳祐二年月正人日門人王邁序

右心經西山先生摭聖賢格言自為之贊者也先生之心學繇考亭而遡濂洛洙泗之源存養之功至矣故其行已也上帝臨女可以對越而

無媿其臨民也若保赤子痒痾疾痛眞切於吾身其立朝也憂國如飢渴所言皆至誠惻怛之所形而非以衒直也其將勸講若齊戒以交神明而冀其感悟也迨退而築室粤山之下雖宴息之地常如君父之臨其前其著書皆本於中庸大學雖遊戲翰墨一出於正也然猶夜氣有箴勿齋有箴敬義齋有銘晚再守泉復輯成是書晨興必焚香危坐誦十數過葢無一日不學亦無一事非學其內外交相養如此若愚老將至矣學不加進然倘竊有志焉手抄此經晝誦

而夜思之庶幾其萬一復鋟板于郡學與同志
勉云端平改元十月既望後學顏若愚敬書
案此南宋刊本每頁二十行每行十八字語及
宋帝或提行或空格版心有刻工姓名卷首有
孫氏鳳卿臣馮翼兩白文印盇明孫鳳卿藏書
也

黃氏日抄分類九十七卷舊抄本

宋慈谿黃震東發編輯

沈逵序至正三年

皕宋樓藏書志卷四十一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儒家類三

先聖大訓六卷 明刊本

宋明州楊簡輯並註

世稱先聖誨孔子僅稱惟先聖大訓自論語孝經易春秋而外散落隱伏雖間見于雜說之中而不尊不特有訛有誣道心不同冑明斯異毫釐有間雖面覩無覩明告莫諭是無惑乎聖言

則一而記者不同也又無惑乎承舛聽謬遂至于大乖也夜光之珠久混沙礫日月之明出沒雲氣不知固無責有知焉而不致其力奚義也是用參證羣記裒而爲一書刋訛闕疑發幽出隱庶乎不至滋人心之惑非敢以是爲確也敬俟哲人審訂胥正明州楊僩敬仲書

張巽彰序 萬歷乙卯

陳其杜序 又

聖門事業圖一卷 未刋本

宋百鍊眞隱李元綱撰

欲窺聖人之門牆所造之道有四焉曰明曰習曰存曰覺是也明則知之必當習則行之必熟若夫存覺則仁矣知而能行是猶適燕而北轅其所趨雖有遲速之不同終亦必至而後已苟終日談燕而駐足則亦安能至哉此版築之學所以有行之惟艱之說也雖然始條理者知之事也有知之士則必知之明擇之精苟未知而力行是猶適燕而南轅縱復疾馳心幽并而足吳越未見其能至也此大學之道必以致知為先焉予留心道學幾三十載食息研究不忘粗

亦知所趨向矣於是列爲十圖共成一編以示
同志葢欲咸知聖門事業之所在而不失其所
趨向也因目曰聖門事業圖知之有所未盡幸
無惜告敎之乾道庚寅百鍊眞隱李元綱國紀

序

孟子曰仁人心也則仁之爲言得其本心而已
心之本體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寂然不動
敬以直內與天地相似與鬼神爲一無一息不
存無一物不該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
不蔽以垢初無過與不及所取準則以爲中者

本心而已由是而出無有不合故謂之和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反求吾心則知與天地萬物本同一體何以驗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乍見之時其心怵惕者由物之體傷於彼而吾之心感痛於此則仁之體顯矣自此而親親自此而仁民自此而愛物皆其本心隨物而見者然也惟其梏於蕞然之形體常有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所發遂至於出入不齊而不中節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者失而不守吁可憐哉此子思所

以有謹獨之說也蓋謹獨者所以執中也亦聞前修之論謹獨乎獨非交物之時有動於中其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則已瞭然心目之間矣其為顯見孰甚焉雖欲自蔽吾誰欺欺天乎方其喜怒哀樂發而未遠意必固我微見其端安危存亡之機繫焉要當覺之於始萌復之於未遠措心積慮常務執中戒謹恐懼惟恐失之甚其察乎人倫明乎庶物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自然發而中節也感而遂通也義以方外也莫非順性命之理也自此而不息焉則上

天之識無聲無臭可以術致矣嗚呼此道甚明學者昧焉終日營營而不知有是道窮人欲而滅天理無足怪也殊不知古之君子莫不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以養中於喜怒哀樂始發之際以執中然後發必中節動無不和六經之說語孟之言皆所以明斯道也所學未嘗不在於是所行亦未嘗不在於是亦未有捨是能至聖賢者也予恐後學未知此道故作圖以示之集說以明之有志之士幸無怠焉乾道癸巳仲秋旦日錢塘李元綱識

北溪先生字義二卷附嚴陵講義一卷 明弘治刊本

宋陳淳撰 門人清源王雋編

道德性命之蘊陰陽鬼神之秘固非初學所當驟窺苟不先析其名義發其旨趣使之有所嚮望則終日汨沒於文字白首不知其原者諸老先生雖慮學者居下而窺高然其所以極本而窮源發揮蘊奧以示人者亦未嘗有隱也然皆隨所叩而應或得其一二而無以會其大全學者病焉臨漳北溪陳君淳從文公先生二十餘年得於親炙退加研泳合周程張朱之論而爲此

書凡二十有五門決擇精確貫串浹洽吾黨下學工夫已到得此書而玩味焉則上達由斯而進矣學者往往未見溫陵諸葛珏來莆一目是書恨見之晚歸謀之永嘉趙崇僑鋟板以惠同志俾莆田陳宓爲之序云

林同跋

新刊音點性理羣書句解二十三卷 宋麻沙刊本 吳兔牀舊藏

宋熊節編 建安後學熊剛大集解

自識曰已上近思錄十四卷晦文公朱先生東萊呂先生淳熙乙未夏於寒泉精舍相與共讀

周張二程之書歎其廣大閎博懼初學不知所入因其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集爲是編以謂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得此玩心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續錄十四卷乃覺軒蔡先生髣髴文公纂集之遺書即其格言依其門類編集別集十四卷亦覺軒蔡先生編集南軒東萊二先生格言學者得是一編上泝濂洛近酌考亭與夫南軒東萊之浩博閎辭奧語盡在是書

東宮備覽六卷 明抄本 吳枚菴舊藏

宋陳模撰

改官省劄　勘會祕書監正字陳模經行俱優久在館閣近進東宮備覽有補儲德正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特與改合入官

告詞　勑具官模　朕盛四庫之藏以儲四方之彥俾讀未見之書以殖有用之學匪徒以是正文字爲功也爾經明行修蔚爲才壯久和鉛而寓直第仰屋以著書會粹成編以廣儲學奏篇來上朕甚嘉之昔溫嶠獻侍臣箴於晉太子當時號爲洪益今爾所作非特嶠比也更秩之寵庸

旌爾勤往服殊恩毋替厥業可特改承事郎依
前守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寔錄院檢
討官兼莊文府教授

經進東宮備覽表 迪功郎守祕書省正字兼國
史院編修官寔錄院檢討官兼莊文府教授臣
陳 模 進臣某言安宗社定人心慶儲闈之丕建
道肜學尊德性往古訓之秀求寬惟海岳之高
深不棄涓埃之微細輒殫一得期補萬分臣某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如日照臨
法天剛健改絃易轍將圖千歲之安主鬯承祧

肅正萬邦之本繇政事紀綱之復振見賢聖仁
孝之益彰八柄詔王有左禹右皐之佐四海仰
德無南蠻北狄之憂凡偃武修文寧謐之功皆
問安侍膳從容之助天下既陰受其賜邦家其
永孚于休惟得人之爲難宜愛子之愈篤教尊
官正已嚴擇傅以隆師見博習明亦必驗今而
考古臣迂愚未學樸直孤忠濫陪凓觀之下陳
莫報乾坤之大造愛君憂國不勝畎畝之情記
事纂言未免燈窗之習凡歷代遺編之所載暨
聖朝累葉之相傳舉其宏綱加以臆說少禆進

修之益仰塵閒燕之觀左右前後皆正人因何資于慇慮詩書禮樂崇四術願多識於前言臣今所纂集名曰東宮備覽其六卷勒為一筴謹奉表投進以聞冒瀆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昔人洞簫釋奠之有頌龍樓侍臣之有箴規善有記贊道有賦凡所以為諷諫君設也然大率病於詞華勝而紀載略亦有上五百篇之書號搖山玉彩以資青宮之觀覽者殆不過採摘古今文章之富而亡補於國政之理亂是則著

書纂言豈不戛乎其難哉祕書國史陳公比職
兼宮講是編之進啟沃帝心宏益儲德其條例
爲二十日拳拳以擇嬪妃簡宮寮謹游習三者
爲當今之急務嗚呼大哉言乎眞通今博古之
學愛君憂國之忠發籲而不能自閟者也其事
豈直漢晉唐諸臣之比哉是書實之東宮藏之
祕府天下學士可聞而不可見益辞於公有先
世舊且辱公之知近出別藁以示予因再拜請
得授木以衍其傳斯文一出學者因知公之所
以爲潛龍進德居業之地者深矣我朝英宗之

居試也吳公充亦以宮教進宗室十六歲今攻其條目不過視聽好學進德崇儉數事而已當時書于御屏且以爲監别公所作眂吳公尤爲加詳與時儲學之緝熙宗祐之長久公之勳德詎可量哉予因是略記　實于卷　夫會粹之精拗編次之本末亦既見於一札之襃嘉與公之自序云爾

吳氏手跋曰乾隆甲辰秋日借長塘鮑氏本旬張生雲鵬錄十月五日告竣漫記歲月于卷尾

枚菴

朱子讀書法四卷 舊抄本

宋張洪齊熙同編

聖賢之書聖賢之言也聖賢之言聖賢之意也學者學爲聖賢而已既爲聖賢之學必將因其言以求其意得其言而未得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其言而得其意者也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吾夫子亦曰好古敏以求之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見哂於聖門也宜哉皐夔所讀何書世率以斯言藉口豈知帝王盛時化行俗美凡謳歌里詠之所接聲音采色樂舞之所

形洒埽應對冠昏喪祭之所施莫非修道之教固不專在書也三代而下古人養德之具一切蕩廢所恃以植立人極者惟有書耳此書之不可不讀也然讀聖賢之書者爲不少矣鮮能至於聖賢者讀之無其法也漢唐說義理如說夢其陋大儒言正心而不及誠意言誠意而不及致知格物法之未立學者將安適從乎故以了悟爲高者直謂格言大訓爲胸中之障礙書且無取何取於法以記覽爲工者又不過誇多鬭靡務以榮華其言希世取寵而已法於何有過

猶不及等之爲無得於道也不有先覺何以淑
其後紫陽夫子生於建炎庚戌上符洙泗之道
遠紹濂洛之傳吐辭爲經家藏人誦言滿天下
皆法言也然門人輔公所編語書之法所以呼
迷途而飭雅昧者尤爲深切著明甲寅便殿奏
疏拳拳以爲食芹之獻直謂此愚臣平生艱難
辛苦已試之效雖帝王之學無以易之豈苟云
乎哉淇嘗與親長德勝齊君增多而臚列之鄉
友王君復蒐索紫陽諸書倣爲後編輒又同爲
之編定於是首尾具備條貫秩然學者儻慨然

知俗學之可厭聖學可傳於文公之法信之篤
行之果使精神之肯契如師友之相逢以此而
讀書其亦異乎人之讀書矣聖賢之意如日杲
杲豈待單傳密付而後有得於道哉咸豐乙丑
洪分教四明齊君適游東浙益相與商確是正
其書乃成嘗謂此書之行可使人人知道人人
爲聖賢而受用之淺深則在夫人之信向之分
數耳洪一日袖呈師帥大參西澗先生先生捧
誦然嘗謂足爲後學指南不負先儒真切誨人
之意助費召匠亟命鋟梓與學者共之吁聖人

復起不易文公之言文公可作所以誨人者不過如此此義之存上帝臨汝是又非學者爲聖賢之一助乎盍相與懋敬之哉雖然文公嘗謂學不是讀書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爲學之道此語殆有深意昔潘氏磨鏡帖云僕自喻爲昏鏡喻書爲磨鏡藥當用此藥揩磨塵使通明瑩徹而後已若積藥鏡上而不使揩磨之功反爲鏡累豈非道理合下皆具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焉反身而誠萬物皆備豈拘拘尋行數墨間哉因取晦菴觀書有感二詩附于編首以發言

外之意云丙寅孟春後學番陽張淇拜手書於

鄞泮

讀書法者文公朱子之所常言而門人輔公漢卿之所編集也嘉惠後學可謂至矣巴川度侍郎正爲遂寗于和之校而刻之外舅雙淵張先生家藏刊本原因得借觀天球琳琅不足喻斯寶也但其間疎畧末盡雜亂無倫者間亦有之則恐學者末能見之瞭然何以使其守之確然哉故竊疑此漢卿草定而未修改之本歟僭於暇日與鄉親友龍山張君伯大因其舊文及取

文公之言此而漢卿之未錄者相與搜集附益更易次第先定綱領以識書之所當讀之故與讀之所當務之說復於中撮其樞要釐爲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認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而著其說於每條之下於是綱領條目粲然明白爲上下兩卷蓋將按爲定式確遵謹守倘企及文公之萬一凡我同志皆當從事於斯也竊嘗論之天下之事莫不有法法莫不有要得其要而遵守之則爲其事者雖與人同所以爲其事者實與人異

他日所就必有卓然非儕流之所及者末藝且然而況讀書爲吾儒之大業乎秦漢以來知讀書者衆矣然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務外者爲誇多闘靡其厭煩者爲獨觀大畧其平凡暗戇者不過尋行數墨爲蠹魚爲書肆其邪僻者聖讀而肅行其說佞者則借聖言以文姦而已求其下帷潛心如仲舒者已寥寥罕見況望其如濂溪關洛諸老先生明聖道之蘊與傳聖心之精微乎是者彼非不讀書也讀書而不得其法也惟我文公稟命世之才負離倫之識而

尤篤至於聖人之學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貫之以敬其窮理則以讀書爲本其讀書則以六者爲法平日之所自務與其所以教人每切切乎此雖致之聖君言之賢相亦必欲其急先乎此此所以卓然能承道統之傳啟道學之秘盡發聖經賢傳之藴大開天下萬世之蒙也嗚呼盛矣豈非文公之讀書與人同而所以讀書與人異固若是耶六者之法有前賢之所已言者亦有前賢之所未及而出文公之獨見者誠能確遵謹守罔有踰越則窮

理盡心修身齊家以至得時行道而極於堯舜其君民莫不自是基之其功用豈淺哉抑愚謂從古聖賢非不言讀書也而每教人讀書以窮理則至文公而愈切關洛大儒亦非不言讀書之法也而及於循序致精與先看易曉者之云則是先生而始見其愈切者正如孔子多說仁字之意其始見者同於孟子性善養氣之功學者尤不可以不知也龍山君孝謹清修自幼用心於聖賢之所謂學十五年前相與編類此書咸淳乙丑原適留會稽而君職教四明郵傳如

纖因得益加是正而更定之於是無復遺恨張君且欲刊之郡泮以惠多士是豈徒此書之幸學者遵是法而力行之斯道其幸乎其年秋仲番陽齊熙充甫謹序於越之蓬萊閣

家山圖書一卷 舊抄本

撰人無攷

治世龜鑑一卷 舊抄本

元蘇天爵撰

治世龜鑑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郡蘇公所編也大綱凡六曰治體曰用

人曰守令曰愛民曰爲政曰止盜綱各有其目誠前知之龜不遠之鑑有志於治者宜無一之可遺吾姑於六綱之目各舉其一以例其餘治體之目九司馬公論牛僧孺而謂之誣今之論治體者必不至如牛僧孺之誣用人之目十有四歐陽公之論馮道謂其無廉恥司馬公以道爲姦臣之尤今之用人者必不至用如是之人守令之目有六曰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此張九齡歸重於守令者爲守爲令不可不此之思愛民之目六有謂

弛茶鹽之禁非所當先此范文正公之言也掌
大計者其可不思其所當先為政之日十有一
而漢建武之詔所謂省減吏員者豈非當今為
政之要歟而其止盜之目八舉夫子之言曰苟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又豈非人之至簡而易
行者歟予於龜鑑綱目非有所去取焉蓋各舉
其一而其餘無非可謂龜鑑者也蘇公著述之
行于世者有名臣事畧有文類於伊洛淵源錄
有序皆嘗得而讀之其明體達用之學實得之
魯齋先生許文正公云至正十二年壬辰之歲

良月吉日三山林興祖謹書

昔者先王盛時紀綱法度悉備子孫得有據依以爲治號曰成憲舊章而君臣上下相與監觀三代以前保天命繫民心者憂勤惕厲不敢少忘以爲家法其制於未亂者如是故雖或孽芽其間而圖難於易爲大於細可以無患夫豈有一旦土崩之禍哉秦人學不師古取凡三代聖人所以維持天下之具與其深微之意悉蕩滅掃除之蓋不特燔經書殺學士爲足以亡其家國也自是以還創業者無所因襲守成者無所

持循而廟堂之籌策侍從之論思遂爲治亂安危之本其不可忽也明矣然歷代簡策所存忠言嘉謨曷可勝紀當其時或見用或用之而未究或遂不用得失具可攷知而自今觀之則其所善皆可以勸而所戒者無不可懲也若夫上下古今博觀約取以貽當世而示來哲庶幾聖賢經世之志一二有見則誠哉君子之用心已乎江浙行省參政趙郡蘇公嘗采經史百氏書切於治道政要者輯爲一編曰治世龜鑑至簡而不遺甚深而非激疏通練達而正大之規著

親切確實而公平之體存信爲謀王斷國者之元龜寶鑑也民有言所貴於中國者以有上世帝王以來千數百年之議論也漠然無所鏡攷而徒肆其胸臆亦公之所爲深憂者乎公爲御史知無不言持憲節以洗寃澤物爲已任參議政府屹然不阿兩與大藩皆勤於庶事尤拳拳焉以護惜國元氣爲心嘗奉詔宣撫京畿實冠諸道旁求民瘼秋毫無隱而酌理道之中正存大體於幾微不迎合於前無顧慮於後雖用事者若不見察而退居之日凡可以尊主芘民者

未嘗少輟其討論之工也葢公學本先王而志存天下其見於行事者如此則是書之作豈欲託之空言者哉至正壬辰正月初吉諸生新安趙汸謹書

傳道四子書八卷 元刊本

凡吳郡後學徐達左編次　凡顏子二卷曾子二卷子思子二卷孟子二卷

道之大原出於天故道在天下未嘗亡也但有明有晦有行而不行耳有聖賢則明無聖賢則晦然得其時位則行失其時位則不行也自周

室東遷而上唐堯虞舜夏禹商湯文王武王周公當天堅之泰俱身得其位於是美人倫而成教化參天地而贊化育俾萬物各得其所此道之所已明而行也周室東遷而下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子孟子繼作當天地之否皆不得其位於是師友相與講論仁義道德之學修己治人之事以淑諸人以垂諸後此道固明而不行也然則十二聖賢雖時有泰否位有得失道之大統寔相傳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載諸六經如日月之昭明河岳之流峙古今學者其

尊仰之也若夫顏子聖門之高弟惜乎不壽又不授徒故無書之可傳曾子雖有書十篇蓋後人蹈襲不得其守約一貫之旨子思有中庸孟子有七篇雖聖賢之道不外乎是倘有言行見于傳記亦足觀也夫顏曾格言善行散見于經傳固宜會集以成全書宋儒劉子澄嘗編曾子而世變湮沒國初李純仁亦編顏子而未舉其要一二人用心良可惜哉愚每披閱子傳蓋見莊列荒唐之言管商功利之說與夫百家之術皆有全書傳世而顏曾大賢獨何不然故違尤爲

之長太息也竊嘗論之道在天下固不因書之
傳否爲續斷也然天下之道必因聖賢而後明
聖賢之道亦必因書載而後傳六經四書無他
載道也故道與天地同始經書與天地同終者
爲愚不自揆每檢討羣書得顏曾思孟之嘉言
善行日抄月積凡數年會稡成編各立內外篇
目內篇載經書附以周程張朱大儒之格言外
篇載傳記附以諸子百氏之論述題曰聖門傳
道四子固於亞聖大賢傳道之統其敢繆談不
因先儒旨意以次序之也不敢示諸博學君子

庶幾好古之士使於檢討云耳吳郡後學徐達

左序

徐達左顏子序

徐達左曾子序

徐達左子思子序

徐達左孟子序

理學類編八卷日本刊本

元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胡當序

張拱跋洪武甲子

汪賓後序

皕宋樓藏書志卷四十一